

徐向前四保周希汉的往事



抗战期间,徐向前在抗大发表演讲

周希汉将军,1913年8月27日生于湖北麻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,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先后参加了鄂豫皖、川陕革命根据地反“围剿”和两万五千里长征。他能征善战、敢打硬仗,战绩卓著,被誉为我军一员“战将”。而周希汉将军的成就,是与徐向前同志早年对他的保护无法分开的。晚年的将军曾感慨万千地回忆说:“每一次遭难,都是徐向前同志救了我的命,给了我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。”

“跟着我工作时很积极”

1931年3月,张国焘等人来到鄂豫皖,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,开始了“大清洗”。周希汉被请进了保卫局办公室。原来,有人揭发,他是混进红军队伍的富农。

大约一个月后,周希汉被迫缴出了包括军服在内的所有物品,得到了一身便衣,还有一张路条。上书:“周希汉系富农出身,开除回乡生产,沿途放行。”

为了讨回自身清白,更重要的是周希汉不愿离开红军,他决定回老家湖北麻城开具证明。周希汉费尽周折,用了几个月的时间,终于拿到了麻城苏维埃开出的证明。上书:“周希汉家有田若干,佃田若干,靠佃田为生,是贫农,不是富农,他要求回红军。特此证明。”

可当周希汉怀揣这件法宝找到部队时,竟无处安身,他只好到伙房帮厨。白天,勤快地洗菜淘米、担水劈柴,样样都干;晚上,还主动热情地帮着给炊事员记伙食账。

大约在此帮厨后的第三天,刚刚开过饭,周希汉正在埋头清扫厨房的时候,有个人走了进来。问:“还有锅巴没有?”

周希汉听这声音好耳熟,猛一抬头,内心顿时惊呼:是老上级徐向前!看见穿着便服、样子有些狼狈的周希汉,徐向前先是一愣,然后关切地问:“怎么搞成这个样子?”

这一问,问得周希汉眼圈都红了。他忙从怀中掏出那份证明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。

听完后,徐向前立即找到张国焘,有些生气地说:“周希汉还是一个小孩,不懂什么事,跟着我工作时很积极,怎么会是改组派和富农分子呢?!”

随后,徐向前把周希汉留在了机关,给自己当书记员。

以党性原则担保

1932年,蒋介石亲自统领大军

对鄂豫皖红军发动了第四次“围剿”。张国焘沉浸在黄安、苏家埠等战役胜利的欣喜之中,认为反动军队不堪一击,不仅不让连战连捷的方面军主力适时休整,反而强令部队去打麻城。结果麻城没打下来,西线“围剿”的敌军攻势凌厉,根据地腹地告急。张国焘这才下令撤麻城之围,又命已经非常疲劳的红军主力去迎头将西线之敌击退。

对此,正直坦率、爱动脑筋、颇有责任心的周希汉不免产生了自己的一些看法,发了几句牢骚,并阐述自己对这场战斗应采取的打法:我们应当转移到机动位置,趁着敌人举师清剿之机,引诱他们一路深入到对我们有利的地点干掉,然后各个击破。这样把部队拉上去要吃亏的。

有人将此告了密,并且反映他在苏家埠战役后丢失过一批战利品——手枪子弹。保卫局马上报告了张国焘。

唯我独尊的张国焘又惊又怒,下令严加拷问。周希汉被施以惩戒之刑——灌辣椒水。刚灌下去,徐向前便闻讯赶来了。他把张国焘请到一边的房子里,解释了“丢失子弹”事件只不过是警卫排长从周希汉保管的子弹里拿走了点没打招呼。他以党性原则担保周希汉并不晓得领导层有关决策的意见分歧(指徐向前与张国焘在对待敌军“围剿”上观点相左)。最后,徐向前以肯定的口气说:“他是我的书记员,我以后严加管教就是。”

大敌当前,张国焘不得不给了徐向前个面子,释放了周希汉。

“我说放了他”

西线的敌人没有被击退,方面

军主力却受到大量消耗,还丢失了苏维埃中心七里坪。大军一路东撤,始终没有摆脱被动的局面。9月27日燕子河会议后,打下应山并以该地为依托的战略意图也没能实现。狂妄轻敌的张国焘被敌人的凶狠吓得惊慌失措。他明知被动局面是由他造成的,却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,也惧怕和恼恨别人说穿了这一点。看见曾经背地说他“瞎指挥”的周希汉,他心中陡然生出了杀机。

张国焘认为周希汉在总部为他安排的房子易受敌机轰炸,意欲谋害他。

周希汉回答:“我没有要谋害你。”

张国焘却当即宣布处决周希汉。几个人便把他反剪双臂押出了院子。

周希汉被押到荒凉冷寂的河滩上,扯开嗓门,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喊起来:“共产党万岁!”

正在这时,河滩上游方向传来一声喝问:“你们在干什么?”随后便有两人赶了过来。来人是徐向前总指挥和政委陈昌浩。

原来,徐向前和陈昌浩正在河滩上散步,听见有人喊“共产党万岁”就赶过来。走到近前,看见被绑着的是周希汉,两人都有些吃惊。

有人向徐向前报告说,奉张主席之命“处决改组派”。

徐向前没有理睬那人,却问周希汉:“怎么回事?”

周希汉说:“张主席说我安排的房子易遭敌人飞机轰炸,是有意谋害他。”

徐向前马上说:“放了他。”但河滩上一片寂静,没人动手。

徐向前见状,不满地提高了声音命令道:“我说放了他!张主席那

里我去讲!”周希汉身上的绑绳,终于被解开了。

这个人能打仗

1933年8月,周希汉到第九军当作战科长,当时的军长是何畏。10月,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之命,向红四方面军及川陕根据地发起了“围剿”。到1934年8月上旬,在大量消耗敌人之后,红军终于赢得了反击的时机。在东线的万源,红军主力一举从正面撕开了敌人的阵线。此刻,红军先锋如按照徐向前的主张,向东包围已无斗志的刘湘第二十一军的主力,一定可以打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。谁知张国焘却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,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令红军主力向西包抄。

“应该向东!我们现在同敌人的左翼几乎是平行的,向西搞不好什么都捞不到!”周希汉在电话里冲着徐向前发牢骚。徐向前严厉地制止说:“不要犯老毛病,赶快告诉你们军长执行军委的命令!”

部队正准备过草地的物资。周希汉到后勤部长董贤英那里,多领了一点烟。这时候何畏已经调走了,有人把周希汉看成是何畏的“红人”,借多领烟叶为名,开始批判他,并撤销了周希汉作战科长的职务,令他到政治部当油印科长。

正巧徐向前来九军检查工作,无意间问起了周希汉的情况。军部主要领导如实作了汇报。徐向前听了汇报,连连摇头说:“这么点小事,就撤了他的职,真是小题大做。”随即下令说,“周希汉我了解他,这个人能打仗,把他调到三十一军当作战科长。”

(据人民政协网)

20世纪80年代潜艇兵远航生活揭秘

在东海舰队某潜艇支队队史馆“薪火相传铸队魂”展区里,有一张照片真实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潜艇兵的远航生活。相片里的3名潜艇兵——中间是时任某潜艇支队副参谋长张西绍(已故)、左边是作训科长黄文喜、右边是258艇副艇长戈志喜,他们穿着老式的长航服,蓬头垢面,胡子拉碴。

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?他们为什么会留下这张照片?故事是这样开始的……

1981年4月,东海舰队某潜艇支队258艇接到立即出航执行远航任务的命令,张西绍、黄文喜被列为加强人员随艇出海。由于准备时间紧迫,老型潜艇空间有限,张西绍和任务官兵上艇前都只带了一套长航服和几件洗漱用品。

4月25日凌晨4时,258艇缓缓驶出港区,消失在茫茫夜海中。1个星期后,该艇到达指定海域。按照任务计划,开始10多个昼夜的水下测量侦测航行。

为了确保潜艇行动的全程隐蔽,时任指挥员刘象生起航之初就下了“死命令”:全艇除了饮用水以外,不得使用淡水,做好不完成任务不浮起的心理准备。

曾经有过这样经历的张西绍知道,接踵而来即将是“白开水就

面包,青菜泡白开水”的日子。“每人每天定量一杯水,仅够湿湿嘴唇,润润喉咙。”后来回忆起那个年代的远航经历,张西绍曾这样对人说:“那会儿没有电动剃须刀,刮胡子时要先在脸上抹肥皂水,再用刮胡刀刮脸。有时几个人共用一条湿毛巾擦擦眼屎,就算是洗脸了。连刷牙、洗脸的水都不够用,刮胡子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。”

水下航行第7个夜晚,新兵小张突然“赖床”,不管怎么劝说,就是不肯去值更。这让当更的副艇长戈志喜始料未及,急得去各个舱室搬“救兵”。最终,闻讯赶来的张西绍犹如父亲般劝说触动了小战士的心:“首长,我快受不了了,水都不能用,你看我的胡子都这么长了……”

“你看我不也是这个样子吗?”张西绍边捋胡子边故作“大仙”样,把小张逗笑了。问题得以解决。

水下航行的第14个夜晚,该艇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使命。为了纪念这激动人心的时刻,时任艇政委王开祥赶忙拿出相机,对着潜艇的深度计,拍下了指针指向“水下150米”的刻度。

这一刻,弥足珍贵。正当更的张西绍环顾身旁同样早已蓬头垢面的作训科长黄文喜、副艇长戈志



张西绍、黄文喜、戈志喜在258艇上的合影。

喜,对政委说:“给我们来一张合影吧。”没想到,王开祥“咔嚓”下的这一瞬间,成了展现潜艇兵精神的最美画卷。

从4月25日至5月24日,30

个昼夜,该艇准时执行计划,对南海海域主要岛屿进行了海上测量,总航程3000多海里。6月3日,海军给予该艇通报表扬。

(王超 侯瑞)